

【特稿】

引言

李貞慧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論興：一個漢語故事〉一文要旨，作者蕭馳教授在〈摘要〉一開頭即已一語蔽之：將中國詩學中獨有的「興」，還原為一種基本漢語語言現象，即以興為「話題＋說明」(topic+comment)的主題句型在一個以上的句子中被連續使用而發生。作者以此闡述興的美學特徵，連繫中國古代思想，以及自《詩經》、《楚辭》以迄唐代律詩的表現形式，論證「話題＋說明」主題句型實為中國抒情詩本原，正如「主語＋動詞謂語」句型為西方敘事文學的本原一樣。這中間，至少涵括了兩個重要的研究脈絡，其一，就蕭馳教授的學術傾向而言，討論「興」，自然容易令人想起陳世驥先生半個世紀以前的〈原興：兼論中國文學特質〉這篇文章及其他相關論述，以及海內外抒情傳統論述對中國詩歌始源的理論探討和豐富研究成果。再次，利用漢語語言學的研究成果，探賾、解答中國詩學問題，又令人想起高友工先生及梅祖麟先生自 1968 年起的十年間，在《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上刊登的三篇論文，以及如周英雄、蔡宗齊等人的後續研究。換言之，這是一篇前有所承的文章，作者意欲與學界既有成果對話的意圖也甚為明顯。

然而這篇論文的動人之處尚不僅止於此。從出版於 1999 年，被柯慶明教授譽為「馳名學界」的《中國抒情傳統》一書開始，¹ 蕭馳教授即致力於中國抒情傳統譜系的研尋，「超越抒情詩文類的，持續而廣泛的文化現象之探索」，² 始終是蕭教授最為會心在意之處；從比較文化的背景，以釐析中國詩歌的思想與結構特質，

¹ 柯慶明，〈序〉，收入柯慶明、蕭馳主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一個現代學術思潮的論文選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頁 5。

² 蕭馳，《中國抒情傳統》（臺北：允晨文化，1999），〈中國抒情傳統之譜系研尋——代序〉，頁 1。

也一直是他重要的研究取徑。《中國抒情傳統》之後，我們見到蕭馳教授為前書所未及完備的哲學層次之探討，以十二年時間，寫成《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三卷：《玄智與詩興》、《佛法與詩境》、《聖道與詩心》，力圖「重現抒情傳統與中國思想間那座天橋」，³ 而三書所涉及的玄學、佛學與宋明理學，也正是秦漢以後中國思想史的主要內容。2018年出版的《詩與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長》，其中山水與園林，自然與冥契，詩、畫的現實與虛構，時間與空間關係等抒情傳統論述常觸及的論題，也已肇端於1999年的著作之中，只有「語言」問題，是上述著作中較少涉及，而且尚未有專文討論的。換言之，本文雖然意欲對話，但也是作者奠基於個人近三十年研究基礎上的進一步開拓，是個人在「中國抒情傳統」這一議題上史詩般追尋 (quest) 的展現。

事實上，高友工先生在上世紀已經注意到中國詩歌中「主題和述題」組成的「名詞性表述結構」，在中國的抒情詩中占有主導地位，蔡宗齊教授也曾略及之，但都未就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的討論，⁴ 除了文學研究學者普遍對語言學疏離之外，漢語語言學界的研究進程，或許也是原因之一。過去語言學界「話題+說明」主題句型的研究，自趙元任以來，主要是以現代漢語為語料，基於現代漢語相較於《詩經》時期的漢語，句型已有不同的發展，因此能否用「主題—評論」或「話題—說明」句型詮釋「興體」，語言學界其實持若干保留態度。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降，申小龍和劉承慧兩位教授，透過一系列研究，證實了古漢語中這一句型的普遍存在，這才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語言學上的有利工具，不僅使其脫去習見運用語言學理論的修辭格研究套路，更將「興體」提升至深植於文化中的思維方式的高度，也就是作者在結論中所說的：「因主題句型而在詩中萌生的興，與邏輯中的同構推演以及哲學中的互應論皆以漢語中同一現象長出，皆透顯出華夏民族對天地萬象的解讀」。換言之，雖然以語言學研究中國詩學的方法，是遠紹自半個世紀前的梅祖麟、高友工，但蕭馳教授在這裡使用的，卻是晚近的語言學研究成果。而由本文看來，個別作者內心的曲致重旨，或許不能由此途徑完全得解，但諸如「引譬連類」的詩學表現；《詩經》、《楚辭》所開啟的不同抒情典範；以及由興所開展的，與西方敘事文學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與空間特質；自《詩經》興體的起源，到

³ 蕭馳，《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第三卷：聖道與詩心》（臺北：聯經出版，2012），〈代序——重現抒情傳統與中國思想間那座天橋〉，頁 i。

⁴ 「主題和述題」，英文為 **topic and comment**，即本文所說的「話題+說明」。見高友工著，黃寶華譯，〈律詩的美學〉，收入高友工，《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頁 233。蔡宗齊的研究，請見本文註 7。

律詩對興體的繼承與流變等重要問題，在這一解讀脈絡下，都能得致頗具啟發性的新詮。

正如一位審查委員所說，本文「相當精采地指出興的運作機制及其民族特色，這在賦比興研究上具有開創性的實質貢獻」，在近年跨領域以及回歸中國語言、文化脈絡以理解中國文學的呼聲中，蕭馳教授這篇文章，無疑作了一次成功的示範，因此經《清華學報》編委會一致通過，作為在臺復刊 50 卷 2 期專刊的特稿。

